

# 日本初级汉语教材内容考察

张全真\*

**[摘要]** 本文抽样考察了近年来日本出版的10种大学用初级汉语教材。从教材内容、语法项目的编排等角度进行对比分析。通过考察我们发现,日本初级阶段汉语教材的内容追求创新和个性化。虽然语法项目有些求全的倾向、编排不太注重难易层级的区分,但相对中国国内通行的对外汉语教材来说,其内容和语法编排更适合日本大学生汉语学习者使用,值得我们在编写对日汉语教材时借鉴。

**[关键词]** 教材研究;日本汉语教材;初级阶段汉语教材

**[Abstract]** The samples of 10 kinds of elementary Chinese teaching materials for colleges recently published in Japan were explored and comparatively analyzed in terms of contents and grammar items, the results of which show that the contents of the Japanese elementary Chinese teaching materials are more creative and personalized. Despite of the tendency of completeness and lack in difficulty ranking in arrangement of grammar items, their content and grammar item arrangements are more suitable for Chinese language learners in Japan, compared with widely used Chinese teaching materials for foreign students in China. The findings can be applied when we compile Chinese teaching materials for Japanese learners.

**[Key words]** teaching materials study; Chinese teaching materials in Japan; elementary Chinese teaching materials

汉语教学在日本通常作为第二外语教学,从教材选择到课时安排均与在中国国内的对外汉语教学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在日本的各所大学的汉语选修课上,汉语教材的选择往往是教师的个人行为,故以多样化的教学理念为指导,且水平参差不齐并不奇怪。王洪顺(1991)、张英(2001)、卢涛(2002)、石汝杰(2004)、郭春贵(2007)、津田量(2010)等都曾从宏观的角度对近年来日本汉语教材的现状,如出版发行、销售量变化、内容的科学性、编排设计等,进行过综合性的研究分析。本文主要选取10种日本大学近年来出版的一些质量较高的初级阶段的汉语教科书,从微观的角度入手,对教科书内容的选取、情景、功能以及语法项目的编排进行一些考察和分析,以期对国内的对日汉语教材的建设提供一些可资借鉴之处。

日本现行作为大学外语教育的汉语教材大多秉承了日本外语教育的传统,即以语法为纲、兼顾功能的特点。同时,近年来一批贴近学生实际生活,以功能、情景为纲的教材也纷纷

---

\* 作者简介:张全真,南京大学海外教育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汉语史及对外汉语教学。

涌现出来。<sup>①</sup> 我们选取这些教材作为研究对象,是因为它们在内容编排上区别于以语法为纲的教材,更加注重实用度、新颖度乃至幽默感。这些教材在各个高校粉墨登场,正在悄悄取代传统的以语法为纲的教材,受到大学老师的推崇以及大学生的青睐。

本文选取了10种以情景、功能为纲的教材作为研究对象,考察的目的主要是教材中内容编排的前后顺序、涉及生词量的多少、对语法点的覆盖、适应语法点难易程度顺序等,教材中所体现的适合母语为日语的元素是本文考察的重点。10种教材分别简称为:《入》、《话》、《ア》、《好》、《表》、《キ》、《现》、《は》、《す》、《北》。<sup>②</sup>

了解教材具体的内容选材时,可以更清晰地看出编写者的意图。我们把教材内容大体分为:情景活动类(如打电话、逛夜市等,兼有多种功能项目)、交际功能类(如抱怨、求助、感谢等)、意念类(如日期时间、数字等的表述)、中国文化类(如旗袍、京剧、传统小吃等),并对以上涉及到的内容进行了分类统计。得到10种教材中高频选题<sup>③</sup> 11项,分别为:

情景活动类:邀约、购物、旅行、吃饭、问价;

功能类:无;

意念类:时间日期;

话题类:自我介绍、天气、专业、汉语学习、交通工具<sup>④</sup>;

中国文化类:无。

从10种教科书中出现的高频选题来看,情景类和话题类选题居多,而功能类和文化类的高频选题为0。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初级阶段日本汉语教科书的编写中,对功能及文化并不重视。

从中频话题的选择来看:一些国内初级阶段对外汉语教材的高频选题在日本只能作为中频选题出现。如“家庭”,10种教材中只有4种涉及。而一些欧美教材中比较偏爱的话题在日本教材中也只作为中频话题出现,如“谈爱好”,也只有4种教材中涉及。此外,一些在欧美教材中较难的功能项目在日本初级阶段的教材中也出现了,体现出东西方文化的不同,如问路(不是简单的方位描述)。其他中频话题也多以情景类为主,包括:看电影、谈考试、留学申请、打电话、买东西、旅馆住宿、换钱、照相、打工、看病、拜访等。

如果说高频选题和中频选题体现出的是初级阶段汉语教材内容的经典、实用性的内容,那么各个教科书中的低频话题,反映出的是各种教材自身独特之处和创新精神。特色话题有的反映了在日本大学生的学生生活,如:俱乐部活动(《表》)、唱卡拉OK(《す》)、开车(《表》)、上网(《现》)等;有些教材编写了服务于实际留学需要的内容,如海关(《す》)、买日文杂志

① 张全真(2007)随机抽取的日本近年来大学常用的中国语零起点教材26本中,有16本是以语法为主线兼顾话题功能编写的,约占61.5%;有10本是以情景、功能、话题为主线,兼顾语法的,约占38.5%。

② 《中国语会话(入门篇)》,孟子敏、张全真、增野仁,松山大学,2009。《話す中国語》,董蕙、遠藤光暁,朝日出版社,2006。《中国語へのアプローチ》,杨凯荣、张丽群,朝日出版社,2007。《好好学习初级テキスト》,佐藤晴彦、田禾,白帝社,2006。《表現する中国語》,杨凯荣、张丽群,白帝社,2007。《中国語キャンパスライフ》,张仕英、沈丽华,朝日出版社,2007。《中国語はじめました—中国語初級テキスト—》,瀬戸口律子,駿河台出版社,2008。《现代中国語入门》,松村文芳、徐峰、加藤宏纪,白帝社,2005。《すぐに使える中国語—忘れられない日々》,杨光俊、张平、王聪、李贞爱、赵方任、渡部修士,郁文堂,2010。《スタンダード。チャイニーズ—北京留学篇》,八木章好、邝丽媚,朝日出版社,2006。

③ 我们将5种以上教材中出现的内容称为高频选题;2—4种教材中出现的内容称为中频选题;只在一种教材中出现的内容称为低频选题,也叫特色话题。

④ 这里不是旅行。

《好》)、选购礼品(《ア》)、逛夜市(《好》)等;也有的教材有意识地反映中国文化特色:如传统服装(《话》)、京剧(《北》)、风味小吃(《北》)等。

低频选题中有些在国内的汉语教科书中一般不出现在初级阶段,如功能类:抱怨,文化类:京剧、旗袍等;还有一些在欧美教材中列为中高级的项目在日本被选作初级话题,如“问路”,在美国 OPI 大纲中明确列为中高级水平功能项目,而在日本的初级阶段的教材中涉及了(《现》)。

当然不同教材在编排这些内容的时候,又有很多差异,比如说“打招呼”在《好》中就没有用“你好”这种形式,而采用“你们去哪儿?”(第一课)、“你最近忙吗?”(第二课)等传统形式;《入》、《好》、《ア》、《キ》中也没有出现“初次见面”、“请多关照”等日式打招呼的方式。

各教材高、中、低频选题如图 1 所示,可以看出 10 种教材中,有 8 种都有自己独一无二的选题,有些教材中高频选题的比例相当高,这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日本的汉语教材在个性化方面的追求。有些有特色的话题也突出了趣味性和幽默感,比如:含蓄地把恋爱元素编排到教科书中(《表》),比较适合大学生人群。还有的教材话题新颖、语言幽默,极富趣味性(《好》)。大部分的教材选择了大量独一无二的题材,足见近年来日本教科书标新立异的追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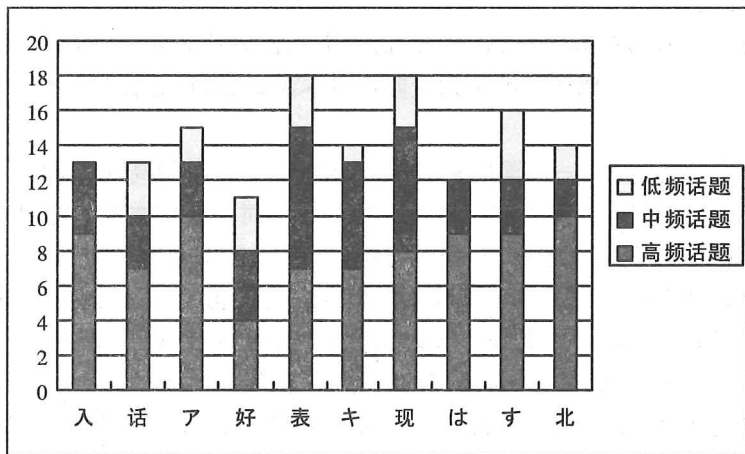


图 1 10 种教科书高、中、低频话题量图

张英(2001)曾指出,“许多标明为初级教材的课本,其难度差距较大,这种难度差距,既表现为词汇和语法点量的差别,也表现为词汇和语法点所处水平的差别”,9 种初级汉语教材的统计生词量为 161—510 之间。我们对 10 种教科书中的生词量及会话篇幅进行的统计也印证了张文的观点。统计中生词量 177—543 不等。为了印证教材中课文长度与生词量的关系,我们还对教材的篇幅进行了统计。结果表明大部分课文的会话数还是可以反映生词量的多少,但也有相当一部分生词量和课文篇幅不成比例。比如问答数相对较少的《北》、《好》等教科书,生词量达到 500 以上的样子,而生词量最低的《は》则重现率相当高,也有 120 左右问答数。分析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有二:一是文化类题材内容造成生词量大,如《北》;二是低频选题出现比率最多的教材,虽然篇幅短小,但由于选题新颖,所以词汇量较大,如《好》。而篇幅大但词汇量最小的《は》的所有选材都是高频题材。10 种教科书中的篇幅与

生词统计如下表所示:<sup>①</sup>

表1 10种教材中生词、会话量表

	课数 (发音除外)	生词量	会话段数	会话问答数/平均 每段会话问答数
人	12	391	12	120/10.43
话	18	498	15+3 叙述文	126/8.4
ア	16	431	16	118/7.35
好	16	510	16	94/5.8
表	16	543	15+1	112/7.46
キ	14	519	14	120/8.57
现	21	494	13+8 叙述文	106/8.15
は	14	177	14	114/8.14
す	13	353	13	122/9.38
北	10	503	8+2 叙述文	57/7.25

由于我们选择的研究对象都是以情景、交际功能为主线的教材,这种教材适应了强化口语交际教学的需要,形式比较活泼,较传统的以语法为纲的教材实用且贴近生活。但也正是因为照顾了实际应用中选题,就会受到话题、情景、功能等限制,出现对基本语法点覆盖不够或较难的语法点过早出现的情况。与以语法为纲的教材相比,为了适应情景题材,有些简单句型反复出现,有些话题未涉及的句型照顾不周,或从未涉及等现象是很难避免的。表达中为了追求语言的自然,可能造成句子中省略情况增多,或生僻词汇大量出现,这些一方面不利于初学者基本语法框架的建立,另一方面大量的非常用词汇也加重了初学者的学习负担。张英(2001)曾指出,“有些作者不知道中国还有汉字、汉语词汇、汉语语法大纲这样的东西”,所以“难免词汇、语法超纲的情况很多”。

对照《国际汉语教学通用课程大纲》中的《常用汉语语法项目分级表》,我们可以看到这10种教材中所涉及到的53个语法项目,从一级语法项目的“是”、“有”、“吧”、“吗”、“呢”,到二级项目的时间表达、疑问代词,三级项目的“比”、能愿动词,四级项目的“就”、“才”、“着”、“了”、“过”,乃至五级项目的“结果补语”、“趋向补语”、“把”字句、“被”字句等等都在这10种教材中出现了。有些较难的语法点,如结果补语等还出现得相当早。但通过对具体的语法项目的考察,我们发现编写者的良苦用心。一是日本各大学的汉语学习者往往只修一到两年课程,所以有些教师希望学习者可以构架起一个较为完整的汉语语法的框架,难免求全;二是汉字障碍小使得日本各教科书中语法点的编排难度确实更适应日本学生的语言背景和汉字知识背景,步子迈得较西方学生大一些。

<sup>①</sup> 统计中,生词量主要包括会话部分、练习部分及语法点例句部分所出生词。各种教科书大部分都采用有情节的会话文,但也有夹杂叙述文,或语义不连贯的例句形式,统计中除外。会话段数根据每种教科书自己分段统计,如果同一段中地点转变仍按原文算作一段。会话问答数不是会话的句数,一问一答算2个问答数。如果会话者A回答说“我最近很忙。我在复习准备考试呢”,虽然是两句话,我们仍视作1个问答数。

我们选取上述教材中特别解释或着力操练的语法点,并对其编排特点进行分析。总结出日本教科书在语法编写方面的特点如下:

(1) 日本的汉语教科书中语法点的解释多从汉日语言的区别切入。一些在中国国内对外汉语教材中不被列为主要语法点的项目在日本的汉语教材中专门列出,而且被认为大有必要。

以语序为例,汉语是 SVO 型语言,而日语是 SOV 型语言,所以一些对欧美学生没有必要解释的基本语序,比如动词谓语句的语序,“我吃饭”、“我喜欢什么”,在学习之初也必须对日本学生进行重点介绍说明。还有一些动词宾语句:喜欢打乒乓球;能愿动词语序:想+买;连动句语序也要逐次介绍。特别是有一些跟日语有区别的语序,如“我去食堂吃饭”,而日语中的语序“\*我吃饭为了去食堂”也必须专门跟学生讲明。我们选取的教材编写者有些作为日本国内著名汉语研究者,在编写中也特别注意吸收利用现代汉语的研究成果,比如时间顺序原则等,深入浅出地向学生阐明汉语语序的理据,受到教师和学生的普遍欢迎,如远藤《话》。

虚词方面,一些汉日语言有差别的语法也被特别指出,重点解释。如“吗”的用法在日语和汉语中的不同是造成日本学习者使用偏误的重要原因。日语中特殊疑问句也可以用句末疑问语气词“か”,而汉语中则只用在一般疑问句中,这在很多日本的汉语教科书中会被强调,而国内的汉语教材通常并不重视。

有一些对日本学生理解比较困难的句子也会被特别提出,如无标记条件句“有时间我们一起打乒乓球吧”,为口语中常用的句式,由于没有形式标记,其中的逻辑关系对日本学生理解还是有一定的困难的。在国内的汉语教材中,初级阶段汉语意合特点往往不作为主要学习重点。

(2) 日本的汉语教科书中语法点的解释也注意了汉语本身的特点,而且往往比国内初级阶段汉语教材的描写更加细致。如:月、日及量词的隐现;“动词+一下”的用法;省略疑问句“呢”;推量语气助词“吧”和邀约语气助词“吧”;特殊疑问句的疑问词“谁、什么、哪(个)、哪儿、怎么样、多少、几、多大”的差别;选择问句“还是”;数字、时间点、星期及数字、时间点提问;表存在形式“有”;否定形式“不”和“没有”的区别;疑问词的全面否定形式“哪儿也不去”、“一点也不”;形容词谓语句;形容词的部分否定形式“不太”;形容词正反问句“难不难”;处所表述“在”;“的”、“地”、“得”的区别;副词“也”、“就”、“才”、“只”、“又”、“都”;介词“在”、“从”、“离”、“给”;连词“和”、“跟”、“或者”和“还是”;“得”字结构;“了”、“着”、“过”;表过去的“动词+的”;“指示代词+量词+名词”结构及指示代词“这”、“那”;转折连词“那”;能愿动词动词“要”、“会”、“能”、“应该”、“有点儿”和“一点儿”;列举“什么的”;进行态表示“在”、“正”、“正在”;比较句;使动表达“让”、“叫”、“请”;因果关系、假设关系等简单复句等等。

(3) 有些教材在语法项目的编排上由于选材的不能回避,所以在初级阶段的语法项目设计上出现了简单的结果补语、趋向补语以及数量补语。也有些编写者为了求全,使得“把”字句、“被”字句过早出现,有时为了插入“把”字句和“被”字句等语法项目,而故意设计会话,使得课文中的话语比较拗口的现象也有发生。在编排上不注意语言点的难易程度,盲目求全的现象与毫不在乎语法点的现象同时存在着。这些当然也是美中不足之处。

综观日本现阶段的初级汉语教材,给我们如下启示:

其一,教材编写中内容创新与实用的关系要好好把握。课本要追求新颖,更要照顾实用

及难易程度。编写中以情景、功能、话题为纲,可以提高口语教学的实效,选取常用话题,更容易帮助学生打开快速进步的法门。教材编写者努力的目标应该是把常用的平实的话题编写得尽可能生动和贴近生活。但只追求内容题材的新颖幽默,或过于强求语法点的全面,可能带来词汇量偏大或过难的语法点较早出现在初级阶段教学中的现象,客观上给初学者造成学习负担。

其二,关于语法点的选取。日本的汉语教材在语法点的编排方面更多地考虑到了汉日语法差别的实际情况,这是国内学者在编写对日教材时需要借鉴的。目前国内的对日汉语教材往往是同一教材的多种语言译本的简单并存,这是远远不够的。如果想打开对日汉语教材的市场,贯彻我们的词汇、语法分级理念,从汉日语法对比的角度切入才是捷径。

其三,按话题为纲编写的课本常常对语法点照顾不够。或者表现为例句不典型或者表现为出现顺序零散。比如同属于人称代词可能隔几课才出现。在编写过程中,应尽量照顾语法点,考虑到循环复现的同时,也应尽量避免句式单调、省略过多。大的语法点最好单独以句型形式列出。

其四,关于词汇量控制。根据日本多数大学的实际情况,每学期只有13—15周,每周3小时的特点,词汇量应控制在300左右比较合适。

通过本文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日本初级阶段教材的内容追求创新和个性化。虽然语法项目的设计存在求全的倾向,且编排不太注重难易程度的层级划分,但相对中国国内通行的对外汉语教材来说,其内容和语法编排更适合于母语为日语的大学生学习者使用,这是非常值得我们在对日汉语教材编写中借鉴的。

#### 参考文献:

- [1] 郭春贵. 日本大学第二外语的汉语教育必修还是选修. [日]广岛大学论集, 2007(1).
- [2] 津田量. 日本汉语教材综合研究及分析. 汉语学习, 2010(4).
- [3] 卢涛. 中国语教科书编纂の問題と提案. [日]日本の汉语教学: 日本中国语学会, 2002.
- [4] 石汝杰. 日本的汉语教科书及其出版情况介绍. 世界汉语教学, 2004(2).
- [5] 王洪顺. 近十几年来日本的汉语教科书. 语言教学与研究, 1991(3).
- [6] 张全真. 《中国语会话(入门篇)》(试用)围绕交际功能的话题及相关语法项目设计兼与日本近年来刊行的中国语教材之比较研究. [日]语言文化研究, 2007(1).
- [7] 张全真. 多维视野下的对外汉语教学研究. 第七届国际汉语教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 [8] 张英. 日本汉语教材及分析. 汉语学习, 2001(3).
- [9] 国际汉语教学通用课程大纲.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8.
- [10] 刘英林. 汉语水平等级标准与语法等级大纲.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6.